

沐陽文史資料

第一輯



意林出版社

前　　言

根据政协章程第十六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我们从征集到的有关我县文史资料文稿中，选出二十三篇，编印了《沭阳文史资料》第一辑。

征集、研究文史资料是挖掘整理地方文化遗产的长期工作。人民政协的文史工作，是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倡议下开展起来的，周总理提出“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他亲自抓了此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由于十年动乱被迫停顿。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机构先后获到了恢复或重建。我县的文史工作在十年动乱期间同样遭到了破坏，文革前几位老同志、老先生收集、整理的资料亦遭毁损无存。近年来在县委的关怀下，在市政协的指导下，重新恢复开展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取得了初步成绩。

我县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古为封建侯国，素称“海东门户”，谓之“东濒安海，西枕徐邳，南襟淮泗，北控齐鲁”。据考查，沭阳多处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六朝墓葬。历朝时置重戍，古代兵争留下的“墩埠蜿蜒，四郊营垒”至今尚可辨析。沭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千百年来，沭阳人民在沭水大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著名宋朝大科学家沈括和清朝文学家袁枚在沭阳治理沭水，留下了

业绩。在近代革命斗争史上沐阳县为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就建立了革命组织。从此，沐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党的早期优秀共产党员烈士吴苓生、李嘉林等同志都是杰出代表。

研究、积累、保存史志资料，推动地方史志的编修工作，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是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惠及子孙后代的事业，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爱国统一战线空前广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任务已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正在全国开展，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征集、出版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文史工作的方向。我们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指示，根据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人民政协的性质，“广征博采，集思广益”希望有更多同志来关心和支持《沐阳文史资料》的征集和出版工作，积极为它提供有价值的资料，使我的文史资料不断充实丰富起来。这次编印的文章中，回忆性的文字多系作者亲历、亲见和亲闻的材料；有的转自有关资料。由于受历史局限和缺乏经验，加之编辑水平低，难免有所出入，或者商榷之处，希望读者提出意见，特别恳请领导和长者斧正。

本辑资料承蒙叶蠖生、苏刚达、吕一敏、李望苏等同志为我们撰稿提供资料；吴强、张沈川等同志对有关资料提出修改意见；并承吴强同志为本刊惠题书名；以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致以衷心的感谢。

政协沐阳县文史资料研究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前言

| | | |
|-------------------------------|----------------------|------|
| 吴苓生烈士碑志 | 中共沭阳县委员会 沭阳县人民委员会 | (1) |
| 回忆半个世纪前的患难交亲 | 叶蠖生 | (3) |
| 对《回忆半个世纪前的患难交亲》一文的几点补充 和说明 | 叶蠖生 | (8) |
| 傲情偏向冷中开——记我的父亲李嘉林生平片断 | 李望苏 | (10) |
| 忆洁予二三事 | 叶蠖生 | (26) |
| 回忆王洁予同志 | 吕一敏口述 王振文整理 | (30) |
| 悼念张庆福同志 | 苏刚达 | (34) |
| 英文原著《文法学校读本》一书“封二”英文题字 的说明 | 李望苏 | (36) |
| 马厂造 | 姜剑英遗作 | (38) |
| 我们的“黑腿”同志——记模范交通员王元柱 | 中共清江市委宣传部编写组整理 | (55) |
| 泗沐、淮海中学片断 | 赵寿石 | (59) |
| 校歌激励着我前进 | 潘杰三 | (61) |

| | | |
|--------------|-----------|-------|
| 沐阳县中学简史 | 许燕海 | (63) |
| 坚持敌后印刷的淮海印刷厂 | 节录《战斗的廿年》 | (65) |
| | | |
| 大刀刘继 | 杨鹤高整理 | (66) |
| 刘继院咏古 | 清·王翊 | (70) |
| 和王孝廉刘继院咏古 | 清·魏增寿 | (72) |
| 吊古墓 | 清·胡盍朋 | (71) |
| | | |
| 沐阳县概述 | 赵梅林 | (74) |
| 浅谈沐阳三湖 | 刘子平 | (92) |
| 韩山名称的由来及“地宝” | 赵梅林 | (94) |
| 淮沐河上沐阳闸 | 项景煊 | (97) |
| 新沂河大桥 | 黄俊 | (99) |
| | | |
| 本刊稿约 | | (101) |

图 片

| | |
|-----------------------------|-------|
| 一、吴苓生烈士墓 | 周东翔摄影 |
| 二、吴苓生烈士碑志 | 周东翔摄影 |
| 三、李嘉林烈士遗像之一 | 李望苏供稿 |
| 四、李嘉林烈士遗象之二 | 李望苏供稿 |
| 五、王洁予狱中赠唐用中英文原著《文法学校读本》书之封面 | 李望苏供稿 |
| 六、王洁予狱中赠唐用中英文原著《文法学校 | |

| | |
|---------------------------------------|------------|
| 读本》书之封二和扉页 | 李望苏供稿 |
| 七、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沐阳县疆境图》 | 赵梅林复制 |
| 八、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沐阳县区乡镇图》 | 孙润洲复制 |
| 九、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沐阳县学宫图》 | 赵梅林复制 |
| 十、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沐阳县怀文书院图》 | 赵梅林复制 |
| 十一、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沐阳县官廨图》 | 赵梅林复制 |
| 十二、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沐阳县韩山图》 | 赵梅林复制 |
| 十三、韩山今貌 | 沐阳县地名办公室供稿 |
| 十四、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沐河图》 | 赵梅林复制 |
| 十五、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蔷薇河图》 | 赵梅林复制 |
| 十六、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六塘河图》 | 赵梅林复制 |
| 十七、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沐阳县城图》 | 赵梅林复制 |
| 十八、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修筑的前沐河北岸一百六十丈长濒河石泊 | 周东翔摄影 |
| 十九、厚邱故城遗址 | 沐阳县地名办公室供稿 |
| 二十、怀文故城内龙王井之南井 | 沐阳县地名办公室供稿 |
| 二十一、刘姬院遗址 | 沐阳县地名办公室供稿 |
| 二十二、虞姬沟今貌 | 沐阳县地名办公室供稿 |
| 二十三、清乾隆年间袁枚手植紫藤 | 张丙寅摄影 |
| 二十四、清乾隆年间袁枚手植紫藤局部 | 张丙寅摄影 |

二十五、沐阳闸正面
二十六、沐阳闸背面
二十七、新沂河大桥

沐阳县地名办公室供稿
沐阳县地名办公室供稿
沐阳县地名办公室供稿

吴苓生烈士碑志

吴苓生同志字松仙，曾用吴丽实、张金德等化名，江苏沐阳县人。一八九九年一月生。一九二〇年在北京汇文大学读书，曾参加了当时全国有名的“五四”运动*，以后转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一九二三年二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暑假后，由党组织介绍去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大学、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冬从苏联回国，即被党派往满洲开辟工作，首先在哈尔滨及中东路沿线建立了党的组织，创办了北满地委秘密机关报《哈尔滨日报》。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特支书记、中共北满地委书记、中共东北三省特派员、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等职。一九二八年冬在奉天工作时被捕，在狱中进行坚决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终于一九二九年春出狱。之后，遵照党组织指示，转赴山东等地工作，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等职。吴苓生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对人民无限的爱，对敌人无限的恨，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他还是坚韧不拔从容不迫的克服重重困难进行革命工作。

一九三〇年二月由于叛徒出卖，吴苓生等同志在山东济南被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阴历二月十八日），他和二十一个同志一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时，沿途坚决斗争，高呼革命口号，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气节。吴苓生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二岁，烈士遗体当时由家属搬回原籍沐阳县颜集乡安葬。

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吴苓生同志虽然光荣牺牲了，但是烈士忠于革命的精神，英勇不屈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为了纪念先烈，特于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将吴苓生烈士灵柩迁入沭阳县烈士公墓，并立碑以作纪念。

中共沭阳县委 立
沭阳县人民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一日

*编者注：据吴以京同志《纪念我的父亲吴丽实烈士》、连云港革命史料《海属早期宣传共产主义的人——吴苓生》文皆曰：“吴苓生同志1919年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回忆半个世纪前的患难交亲

叶蠖生

1933年秋，我和素符（注）在敌人监狱的一间斗室中晨夕与共，相依为命，历时四年，到今年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素符哲嗣望苏同志告诉我说故乡沐阳的《文史资料》要为素符刊登一些纪念文章，问我能否写点什么？虽然我已年老健忘，往事多如春梦，记忆不真了。但与素符相处旧事，如在眼底，写点回忆，义无旁贷的。

一、相识之初

1926年，素符在镇江省六中毕业，1928年应徐蓬仙先生之约，在上庄的裕泉小学任教，同去的还有唐用中（字庸庵）同志，我们就是在这儿相识的。不久我离家他去，听说在北伐军到苏北时他们都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县党部委员了。沐阳在当时很闭塞，虽然共产党在徐州、东海和淮阴等地已有了组织，开展了工作；但在沐阳，知道马克思、列宁的人极少，更不了解国共两党有何区别，只听到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的号召。热血的青年们为了投奔革命，参加了国民党。事实教训了人们，原来“四·一二”后的国民党已经变质为新军阀了。驻沐阳的国民党军队同地方派系互相勾结，枪杀了周效实，把素符等一批县党部委员都投入监狱。大约在1928——1929年之间，这一批“党犯”不知为什么受到平反，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重新发给委任状，要他们回县去官复原职。这时候，他们从实践中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就把

新委任状丢入长江，任其沉浮，几个知己朋友奔向上海，寻找真理去了。李素符、唐庸庵和王洁予等同志大概都在其中，一时在知己朋友中传为美谈。

二、铁窗共晨夕

大约在1930年间，素符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找到了党组织。这个学校是党办的，教员多半是地下党员，当时我在日本，不知道详细情况，但能按期收到他们寄到东京的党刊《红旗》，料想他们那时已加入党组织了。我回到上海时，知道他们已被捕入狱了。原来中央红军粉碎“一次围剿”后，缴获了白军的无线电台，但缺乏报务人员，就在上海办了一个训练班，由留苏归国的同志任教员，号召青年党员报名学习。素符、庸庵两同志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训练班。学习不久就被敌人发现，除少数任教的同志如伍云甫、李强和曾三几位同志幸免外，全校师生都被法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政权。当时我做互济会工作，曾多次到南京江东桥中央陆军监狱去探望他们，送点零钱和食物。曾几何时，在1933年秋天，我这个常来探监的人，自己也被投入同一监狱了。

我知道前一年唐庸庵同志已病故狱中，但知素符仍然健在，不过几千人的大监狱是不易相遇的。犯人也无权指名会见别人，只好抱着期待的心理来找机会。原来犯人可以由看守押解，排队到医务所去看病，看病就成了犯人找寻知友的机会。真是天缘巧合，在一次看病中竟与素符相遇了。他低声告诉我他住“智”字监二十五号，同房人刚刚出狱，望我设法调去同住。

“智”字监原来都是住一个人的单人房间。监狱中的单人间有双重意义，受优待人可住，受处罚的人也要住。由于革命者来得太多，人满为患。各种牢房都超过原定数额一倍，

单人牢房也变成双人房，失去原来意义，变成普通牢房了。

敌人的规定：重病者可调单人间。我就以身患肺病为由，请调单间，敌人既不检查病况，也不管单人房实际早成为双人房，按老规矩把我从“天”字监调到“智”字间。虽然调去了，我却无法要求与素符住在一起。那天把我调去时，素符早在门洞（传送饭、水的小洞）中注视，他一听铁门声响，一看到我的身影就大声呼喊：“这里有空位！”押解的看守为了避免寻找单人房间的麻烦，应声开门，将我放进去。敌人的官僚主义，竟然帮助我们达到了愿望。

为什么我们把同住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犯人中混有特务，打小报告害人，言语行动，偶一不慎，会惹出大祸来。相知有素的老友住到一起，产生的莫大安全感，使我得到异常的快慰！在这不满方丈的斗室中，我们过着有序的学习生活，把我们家中寄来的零钱，按月买书、订杂志，上午学外文，买有英、德、法、日文自学课本，下午读中文书刊。休息时下下自制的围棋，按监规禁止自由阅读，但却允许自由买书，因为七折书按定价收全费，还外加手续费，每月买书，狱官们获得一大批收入，利之所在，绝难禁止，于是乎严加检查，几乎书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名字和发现《政治经济学》或《辩证唯物主义》等书名的都立即没收。可是对于卡尔、弗利特利赫、伊里奇和约瑟夫等名字和《新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名，他们却莫明究竟，熟视无睹，一律放行了。敌人的贪利和无知，满足了我们学习愿望。

素符入狱后遇到一个减刑的大赦，减刑后应在1937年初秋刑满出狱。可是，这没有使我们高兴，反而成为严重的忧虑。原来敌人鉴于许多刑满出狱的人又重新干起革命，碍于国内外的影响，既不能一律枪杀，也不能一律判处无期徒

刑，就想出一个毒招来对付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许多反省院，凡刑满应出狱的人，一概送反省院，按期考核，只有表示真心的反共的人才许释出，否则永远反省下去，到死为止。这等于不愿放弃信仰的人，实际上都判成无期徒刑。这种传说，在监狱中广泛流传，使得出狱期愈逼近，素符的心情也愈加沉重，认为一定会送反省院。一天中午，看守呼喊他的号头，要他收拾行李，准备出去。这一下使素符惊呆了。痴坐着一动也不能动。我也默默相对，无言慰解。总认为从此永诀了。忽然传来了叫声，素符同案人，正在做杂役的陈坦同志，跑来说，不是送反省院，是刑满释放了，快走吧，这一下把我们从迷惘中挽回，高兴地收拾行李，握手言别，结束了四年来铁窗相共的岁月。

记得在这次初遇时我给素符诗中有两句话：

人生何处不相逢，
此地居然来旧雨。

既是寄慨，也是纪实。

三、杏子河边一别竟成永诀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二次合作，政治犯得释，大概在十月前后，我去陕北，路过故乡，去看素符并约同行。他家比较贫寒，房屋很少，只能在过道里安一张绳床让我住宿。素符要我先走，他随后赶去。到延安后我在新华社工作。素符来这里找我，实践了他的诺言。1938年5月，素符到马列学院学习，8月我也去了，他在一班，我在二班，我们又过了四个月的同学生活。11月素符结业，被派赴新四军地区工作。我们一批同学在杏子河边欢然送别（杏子河是延河支流，从学校门前流过），预祝他们到前线建立功勋，相约他来中央报告工作时面会。那知这次欢送竟成永诀了！

别后一直得不到素符的消息，战时这也是常事。七大召开的前夕，新四军领导人，陈毅，邓子恢等同志先后到了延安，我向他们详细打听，都说不知此人，也无丝毫印象。全国解放后又到各处询问，也一无消息，已可断定他在前方牺牲了。从故乡传来消息，知道素符夫人带着一对遗孤，生活比较困难。我把这种情况告知当时任苏北行署主任的惠浴宇同志。他来信表示对老同志身后照顾不周，深致歉意，当即进行处理。大约在六十年代初，我一次去国外工作，与曾山同志同机，无意中谈到素符，他才告诉我1938年素符就是随他去皖南工作的（曾东南局党委委员，是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素符在党校任教，工作很努力，积劳成病，组织上送他到上海一位地下党同志处就医，不幸牺牲了。可惜曾也不知道这位地下党同志的姓名住址，至今还无法找到素符埋骨之处。

我们都是革命队伍中一名普通战士，在我对他的回忆中，写不出什么丰功伟业来。但是，素符的一生确又是伟大的一生，无论在敌人法庭上、监狱中，还是日常工作中，素符都表现了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努力苦干的精神，无愧于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称号。这种精神将永远是后来人应该学习的和纪念的。

1983年7月9日写于北京

注：素符，原名李祥麟，字素符，党内叫李嘉林。李望苏是素符之子。

对《回忆半个世纪前的患难交亲》 一文的几点补充和说明（注一）

叶蠖生

一、在上庄裕泉小学教书可能在1928年春，记得他曾写过一首春游诗中的两句。后来在他出狱前，我用此两句作首联作诗送他：

数点绿添谁氏墓，
一枝红透野人家（国玺旧句）。
单衫白袷诗怀好，
赭服南冠客思奢。
只句留传存得失，
百年身世几龙蛇！
蒲荒菱熟君归矣，
何处重寻红透花！

由此可见，他在上庄裕泉小学教书应在春天，我不在家乡，听人转告，所以不知全诗，只记得两句，1937年用作我送他出狱诗的首联。由此推定，他在上庄教书应在出狱（注二）后的1928年春。

二、此地居然来“旧雨”，杜甫文中有“新雨来旧雨不来”，后人因把老朋友称作“旧雨”。就是在这里老朋友竟然相会了之意。

三、马列学院一、二期各有一个班，一班就是第一期，

三班就是第二期。以后几期，有一期几个班的。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注一、本文是从叶蠖生同志给李望苏同志的复信中摘录的，标题是编者加的。

注二、此处“出狱”是指1928年“一·六惨案”后在家乡被捕后出狱。前面两处的“出狱”均系指1937年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被释放出狱。

傲情偏向冷中开

一记我的父亲李嘉林生平片断

李望苏

我父亲原名李祥麟，字素符，党内叫李嘉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化名李国玺，江苏沭阳沐城东关人。一九〇七年生，幼年读私塾，一九二一年毕业于沭阳县立高等小学，同年去镇江考入省立第六中学。在高等小学读书时，与王哲羽、唐用中、吴铁生、吴印咸同学。学生时，就善作小词，并能写一手康有为体的字。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英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爱国群众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当时正在省城读书的父亲，便和一批沭阳同学，组织了一个宣传队，以“沭阳旅沪同乡会”的名义到上海进行反帝宣传，先后活动了四个月。父亲后来在悼念一位病故学友的文章中，曾用“投笔请缨，报国心切”、“爱国运动，焦唇敝舌”等话来形容他参加这次活动的情景。

一九二六年七月，父亲毕业于六中，回乡担任沭阳县立第一小学教员。同年秋他和一些进步青年一道召开过群众大会，声援已经到达武汉地区的北伐军。这期间，他还与二、三知己组织了一个“共进学社”，出版《共进周刊》，宣传进步主张。《周刊》出了四期后，就被当局下令停刊，学社也随之被迫停止了活动。

当时，刚踏上社会的父亲，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豪绅